



李 岸 著

DI ER CI AI QING

第二次爱情

李 岸 著

第 二 次 爱 情

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第二次爱情

李 岸 著

责任编辑：王正湘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衡阳印刷厂印刷

*

198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40,000 印张：7.125 印数：1—73,7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325 定价：0.50 元

跋涉者的足迹

刘绍棠

五十年代初期，新中国的文苑上，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，他们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之子。那时候，新中国的天空和大地，充满阳光，欣欣向荣，因而人才辈出，有如花团锦簇。

湖南的李岸，在人民共和国造就的第一批青年作家中，也是很引人注目的。

我和李岸相识在京华。当时，他已经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解放军文艺》、《长江文艺》上发表了《输血》、《灯》、《戒指》等不少短篇小说，正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学习，并且在修改着他那已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确定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地下长城》。

我们这两个年轻的共产党员，对养育我们的党和人民，满怀赤子之心的忠诚和热爱。我们交流创作心得，探讨艺术规律，希望能写得更好一点，以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养育。

李岸在五十年代的作品，是很有特点的。他较早地认识到，文学创作应该表现人性，以情动人。他的小说，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，真实地描写人的命运，以新颖独特的构思，大胆地揭示生活，热情地讴歌新人，辛辣地鞭挞丑类，而赢得

了当时广大读者的欢迎。事隔二十多年，今天读起来，仍如鲜花重放，并无过时之感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

不幸的是，李岸也和其他许多朝气蓬勃的青年作家的命运一样，在一九五七年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和错误的处理。小说《戒指》受到集中性的批判，已经确定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地下长城》也被扼杀在摇篮里。

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精神痛苦和肉体折磨，李岸终于熬到了起死回生的新纪元；一九七九年春，党改正了他的一九五七年问题，恢复了他的党籍，恢复了他的创作权利。

李岸重新拿起了笔，一年多来，又发表了《喜事》、《百岁姻缘》、《卡在细颈瓶子里面的人》等不少短篇小说。其中有些不但保持了五十年代的最好水平，而且更加深化；有些则由于笔墨生疏多年，未能尽如人意。李岸很着急；他是个不甘落后，耻于碌碌无为的人，某些议论也颇影响他的情绪。我曾多次写信给他，表示我对他的创作才力坚信不疑。文学创作是至死方休的马拉松赛跑，而不是决胜于分秒的百米竞赛；起步慢了一点儿，并不注定就必然名落孙山，开头跑在前列，也不见得必定就是最后胜利者。看人论事，都不要目光短浅，眼观三寸，只计一时之短长。

我相信李岸将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，这不仅因为我了解他过去的水平，而且也由于我深知他现在的潜力。现在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这部短篇小说选集《第二次爱情》，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不甘平庸、力求创新的跋涉者的足迹，更可以证明我的言之不虚。

当然，我们这一代人的年龄，已经比五十年代增长了一倍，处于承先启后的地位，读者对于我们的要求也就有所提

高。所以，我希望李岸在今后的创作中，除了保持和发展自己过去的特点以外，还应该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想办法，下功夫，并且注意使自己的作品更具有湖南地方特色，表现出艺术上的独到之处。

李岸是做得到的，我相信：读者们在读过这部短篇小说选集之后，也会相信。

那么，这部短篇小说选集只算是李岸创作道路上的一个中途路标，标志着他向上致远的新起点的开始。

一九八〇年十月写于桃花源

目 录

跋涉者的足迹	刘绍棠 (1)
输血	(1)
灯	(6)
戒指	(15)
第二次爱情	(31)
裙	(57)
写“特写”	(77)
我没有奶奶	(89)
法庭外的审判	(108)
生命协奏曲	(125)
迟到的信	(136)
喜事	(150)
百岁姻缘	(161)
伞恋	(174)
镜子	(188)
卡在细颈瓶子里面的人	(194)
后记	(211)

输 血

楼上的小慧子出了麻疹，隔壁的费天毛也出了麻疹，我整天搂着我的龙宝贝，门槛都不敢往外跨了。

好容易又捞着一个星期天了，我死催硬催，催卓吾上医院给宝宝输血，以增强婴儿的身体抵抗力，这样老是关门闭户的，不是个防麻疹的办法呀。

“呃……你没有看见我正忙着吗？”他把一双脚盘在凳子上，又在给那个该死的陈二胡子写信了。

如果我现在没有怀孕，压根儿不劳他的驾，我把他手中的钢笔夺过来，埋怨道：“你……你口里说崽是你的命，心里却不疼我们的龙宝贝……陈二胡子，今天写，昨天写，你已经给他寄了十八封挂号信了……捞了一个屁？！”

“别打扰我好不好，我的太太……”他看都不看我，红光满面的胖脸膛直滴汗。唉，三十几岁就发了福体，老是吃“补血当归精”，老是吃“人参补脑汁”，一定会胖得象个胡萝卜。天热了，我可不乐意和他睡在一张床上哩。他似乎发现我在背后讥笑他，扭过头来冷冷地膘了我一眼：“放心，太太，找着陈二爹，把他接到矿山来，呶，一个党委会的组织部长嘛，养得起他……呃，你放心，养了他，不会少你的海英绒、华达呢、英纳格手表和高跟鞋……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我的嗓子都气哑了。

他马上堆下一脸笑：“小孩子，有了小儿子，你还是个小孩子……开句玩笑，干吗当真噘嘴巴啦？”他走过来，摸着我的头发说：“有了新线索，有个朋友昨天来了一封信，我的陈二爹，解放前一年就到外面过流浪生活了，我想去信问一问，看往哪个方向去了，好在那些报纸上登寻人启事。”

“哼！你真是个大慈大悲的大圣人啊……”

“有什么办法呢？良心，良心……那一年，我受了那么重的伤，B型的血又没有地方找，如果没有他老人家给我输六百西西，呃，你这个太太也当不成了……”他的脸色阴沉下去了：“那个硬老头，施恩不图报，输了血就走……唉，我真后悔，当时我手头还积蓄了几十元光洋的活动经费，假如趁热打铁强迫他收下一笔相当可观的输血的钱。也了却了这桩麻烦袋的事……”

“上医院，这些事等一会儿谈，上医院，卓吾。”我看着手腕上的表，瞧瞧睡在怀里的龙宝贝，挂号的时间快过了。心里好象有一只猫儿在抓。

“呃，真固执……医院的血库那么大，要多少，有多少，二十个西西，只用两元钱嘛。”

“钱？谁在计较钱？医生说，防麻疹，父母的血最见效。”

“你知道，我最近熬了几个通宵？”他不耐烦地坐到凳上。

“瘦一点也好。”

“瞧，瞧这个体贴丈夫的好太太……嘻嘻，陈二爹这充满阶级友爱的血，没权利，我没有权利任意消耗它……”钢笔又磨擦着信纸沙沙地响了。

我的鼻尖酸溜溜的，用毛巾蒙着龙宝贝的脸，推开房门，

一气奔了出去。

星期天的矿工城甚是热闹，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，我拣人少的地方走，一会儿就到人民医院了。

大夫是女的，却有一双男性的明亮的眼睛，她看了看龙宝贝，问：“同志，你是他的……”

“我的小儿。”

“这娃娃已经感染麻疹了，你带得太娇贵啦，他的身子骨缺乏抵抗力，根基差得很，是急需补充一点最新鲜的血液呀。”

“抽我的。”

“嗯，”她看见我挺着一个大肚子，摇摇头，说：“可怀孕的母亲给孩子输血不恰当，出了意外不好办。”接着问：“他爸爸呢？”

“他……他到北……北京出差去了。”要学会扯谎的确困难，我连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话。

大夫重重地“唔”了一声，听得出，他是为了照顾我的自尊心才没有揭破谜底的。她站起来：“请等等，我去叫一个输血的来。”

我连忙说：“我一定付足输血费。”

女大夫投过一瞥冷峻而又鄙弃的目光道：“你不是工作人员吧？到矿山当家属？同志，这个嘛，你无论如何需要弄清楚，在我们的社会里，有钱不一定能使鬼推磨，有的人输血不是为两个钱……”门咔嚓一声，她出去了。

我的脸上好象有数不清的虫在爬，正准备退出去的时候，大夫陪着个瘦瘦的老头子走进来，他脸上的肌肉不多，眼睛却炯炯有神，他对我笑一笑，抱过龙宝贝，重重地吻了一下。立刻捞上了衣袖，现出一条结实的胳膊来。

我的心差点从喉咙里跳出来了。唉呀，胖胖的、身强力壮

的卓吾躲在家里不露面，倒要在一个陌生的瘦老头身上开刀，这成什么话啊，反正扯了一回谎，我再扯一次：

“不，不，今天忘记带钱来……”

老汉只对着我笑。

大夫冷冷地盯我一眼：“又是钱……他是印刷厂的工人，义务输血队的……”

那眼光好比一把尖刀，钻进我的心脏里，我抢过龙宝贝，就往门口跑。

老头挡住我：“嫂子，大夫说，他爸爸在北京，你又有喜……嫂子。别看我老汉瘦，从没有生过病，血液是O型，万能输血者。娃娃急需一点点新鲜的血抗麻疹，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我推开他，没命地奔出了人民医院。

回到宿舍的天井里，我的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，在一块石头上面坐下来。歇一阵，我对屋里喊：

“卓吾，出来接接小宝宝。”

“啊，回来啦……”丈夫在窗户里面答应着，“等一下，只等一下，这封信只剩下落款了……”

竹篱笆外面，一个人正在东张西望，他发现了，马上跑过来。

“你……你这个嫂子，真固执……”

原来是那个老汉跟上来了，我怔怔地望着他，不知道怎样对付。

他来夺我怀中的龙宝贝，我的手直发抖，天井里如果有一个地洞，我钻进去那将多么好啊。

卓吾大概把信写完了，他在门口伸了一个懒腰，往我身边走来，发现了老头，他的眼睛扑楞扑楞地乱眨着，营养得体的

脸庞更加容光焕发了。好象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，他神态潇洒地走过来，喊得亲蜜蜜甜：“哟——二爹，我的陈二爹，我正在四处发信、八路出兵打听你的下落呢，快，快进屋坐！这真用得上一句老套子话：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

陈二爹看看龙宝贝，看看卓吾，他象一尊铁菩萨钉在原地，一动不动，一动不动……

一九五六年六月

灯

业余中学的课程压得我喘不过气，每逢星期一、三、五的夜晚，腋肢窝挟了一大把一大把练习题，行踪匆匆，速登楼房，面壁净心，刻意破关。那些该死的高中几何题，代数题，物理题，寓意深奥，演算吃力，总要把我拖到十一、二点才睡觉。

临上床，我常常习惯地拉开窗幔，打开窗户，让柔软清凉的夜风迎面拂洗，冲一冲我这颗被A、B、C扰昏了的脑袋。

忙碌了一整天的矿工城步入了睡乡，灯光一点一滴，相继熄灭。天穹地面，混沌迷蒙。我对面的那座宿舍大楼，只有正中间那个窗口灯光摇曳，人影幢幢。好象跟我赌气斗狠，我不睡，那间房里的电灯也不熄；我一关了灯，过不了一二十分钟，那里也就黑咕咙咚、关灯大吉。怪事常常有，此着最稀奇：有一晚十点钟，我别出心裁，运用“火力侦察”的战术，跟踪追击，“卡嚓”一声，先把我房里的电灯关闭；对面宿舍的主人迅速接应，眼前一闪，窗黑灯熄。我倒杯“君山茶”，慢腾腾地喝下，再把开关扭开，哟——噗嗤一下，那间房子立刻窗明户亮，向我洒来一束乳白色的挑战的灯光。我从娘肚子下地，长了个“拗过山”的脾气：好呀，我们比赛比赛，看谁有更大的“挑灯夜战”的熬劲？我和衣而卧，高垫枕头，打开《小二黑结婚》，舒心静气，欣赏“三仙姑”、“二诸葛”的当

堂出彩，惊叹赵树理的高超手笔。看呀，看呀，小二黑和小芹“大团圆”了，我眼帘儿要打架了，弯腰坐起，膘膘窗外，对面房子的灯还没熄。把手腕上的表翻了过来，不禁叫道：“下四点了！”糟糕，明天还要上班。我只好甘拜下风，高挂“免战牌”，上床就寝。

我不知道那间房子的主人是谁。长久以来，我们流云崖矿山的姑娘兴下了一门不成文的“法规”，没结婚，从来不跨小伙子住房的门槛，即使里面住着自己可心的人。如果某一伙伴违反这个“法规”，“主动”登门，天呀，大伙的指头便会指破你的背心：说你害怕嫁不脱，把自己的身价降低，定会落个“老尼姑”的命……脑壳“灵性”、会钻门路的小伙子，对症下药，拼命“追”击，“追”得你眉开眼笑、耳灼颊热，招架不起。姑娘们也把这种“追”看成少有的“幸福”、无上的“光荣”，常常在同伴跟前，用骄傲的口气悄悄夸嘴：“你的人忠不忠？诚不诚？我那个背时鬼，真缠人！跟我唠叨就激动得‘打跑跑’，还辩白说属于他爸爸的‘遗传性’……嘻嘻……”

谁住在那里？谁跟我捉迷藏？我硬要寻根究底。第二天，从一个小伙子的嘴里探听到：原来竟是那个“老单身”。

“老单身”真名曹旦生，他其实不老：二十七、八岁，因为这位技术员只喜欢和圆规、三角板、丁字尺交朋友，从来不在姑娘们跟前献殷勤，大伙儿给他算了一个单身公的八字。

人事纷纭，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：我们九九九号矿井的小伙子们，干吗对我那么热情：从今年三月调来当嘎斯车司机那天起，这个请我看花鼓戏《刘海砍樵》，那个邀我欣赏祁剧高腔《昭君出塞》，……我的天，把我分成八片也应付不了。

四月底的一个下午，阳光灿烂，和风煦煦。我把车子往竖井开去，车到十字路口，因为心里惦记着一道代数运算公式，一不经心，差点报销了一个行人的命。

我连忙“急刹车”，鼻尖差点碰着挡风玻璃板，抱歉地笑一笑。可对方狗咬吕洞宾，有眼不识好人。他震红了一张清秀俊逸的脸，高而有楞的颧骨，左右开弓，显现出两团愠怒的红晕，浓黑的眉毛往鼻峰中心绞结，清澈的眼睛迸射出饶人的冷峻的光，他竟不客气地喊道：“下车！”

盛气凌人，好家伙！没听见老虎吼，该听得猫儿叫：“大家闺秀”根本不会走出楼阁前来学司机！我薛莹如的口袋里，兜着驾驶执照已经三年，大小事故没沾边，洞庭湖的麻雀，见过风浪啊，未必是个可以揉来搓去的糯米团！我假装耳膜子失了灵，把油门打开，“突突突”，又响起引擎的桨叶运转声。

他寸步不让，据理论争：“盲人开瞎车，泻到了路边边！”

“这儿是九九九，不在街当口。”我肚子里晓得亏了理，嘴巴皮说的梆梆硬。

“车轮子吃人可不分什么‘九九九’和街当口。下车！我们一道上技术安全科。”他站在路中央，干脆拦住我心爱的小嘎斯，脸黑得象块积了冷血的生猪肝。

岂有此理！流云崖还没有兴起这种对待姑娘们的规矩呢！我脸皮滚烫，怒火攻心：“站开，车子要走了！”

“你压死我！”

“不压好人，对那帮拦路截车、破坏生产的坏家伙，不见得不敢踏油门！”我奉送他一顶吓人的帽子。

真吃了牛胆，他压根儿没给吓唬住，更靠拢一步，抓住车鼻子，有斤有两地说：“挺体面的姑娘，怎么一口‘蛮绊筋’

呢？你是吃向上流的河水长大的吗？”

“吃甚么河水，这个不用你操心。”我的脑袋热得昏昏然，面子观念，恶性发展，竟发布“最后通牒”：“火神爷不闪光，你不会知道神灵！滚开不滚开？问你！我数一、二、三，一——二——”

多亏旁边跳过一位“和事佬”，把他抱开了。

不打不相识，我们就是这样在有点传奇味儿的场合下认识的。

我赞赏他的“倔”，却讨厌他的“腐”，据说他住的单身宿舍，煞象个鸡棚棚：灰尘不扫，桌椅不擦，衣服不换，被褥不铺。常年累月伏在案上专啃大部头书，书磨掉布脊边，他也把青年人的锐气全磨掉。习惯成自然，走路迈步，躬背弯腰，不浪费一分钟，边走边思考，象我们矿井的王工程师——另一位三十六岁尚未婚配的货真价实的“老单身”。

社会上的流言总富有一定的“夸张性”，我就不相信曹旦生的“货”也那么“真”、“价”也那么“实”。从他对我又怒又怨的目光中，不隐隐约约地渗透出又爱又怜的光芒么？他想审视我，又不敢审视我，情感不外露，但灵魂深处的秘密断难完全掩饰住。我立意要“观察”“观察”他：如果是条架屋的梁，就帮他修掉树皮上的刺，算出宽窄，量好长短；假若他“羊屎外面光”，对姑娘们使霸气，庸庸俗俗，那就对不起，曹旦生呀曹旦生，有朝一日，你象其他的小伙子，敢追求追求我薛萱如，我不给你个前脚好进门，后脚出不了门，才算我的工夫没到堂。

稳坐钓鱼台，单等鱼儿前来咬饵儿。有一次，我有意和他打招呼，他冷漠地应一声，反扣着手拨肩走了。再返身去

他，他也正回头“考核”我，半斤对八两，闹了个两人都变成“关公老子满面红”。

天气慢慢热，看节气，斟衣裳，脱下春服换夏装，姑娘们爱“赛翅”，都穿了最时髦的花衣花裙子。一个星期天的上午，我准备下城西明月湖，划船、照像、逗逗金鱼，度过愉快的休息日。走到文化宫拐角处，背后传来既陌生又熟悉的招呼声：

“小薛，那儿去？”

我火速折身，暗自吃惊：嗨，曹旦生！主动开口，还知道我的姓……这只傻呼呼的乌草鱼，可能正摇头摆尾来吞我的“钓鱼钩”。我心里笑咪咪，嘴巴皮应付着，“划船，你呢？”

“市立图书馆，找本参考书。”

我偷偷瞟了他一眼，身无别物，只提了一只漏花大藤筐，鼓鼓囊囊，塞满了书籍、笔记本。一个中专程度的矿业学校毕业生，整天价想当什么“家”，做梦看花灯，想的倒挺美，王工程师是正牌的“老清华”，麻雀岂能同雁鹅飞？！

我们默默地并肩走，我等待着他的表示，期望着他来“进攻”，如果提出不三不四的诸如“排对子”看电影之类的要求（象别的小伙子常做的那样），那我就顺藤摸瓜，大有文章可作啦。

昨夜下过一场透雨，新开辟的马路尚属初胚，未铺柏油，凹凸不平，残存着一眼眼的小水凼。他走在路上，低头伏脑，心事重重，象在思索这宇宙间的秘密，具有乡土风味的大脑壳布制船形鞋，一次又一次地浸落到泥、油混杂的脏水中。透湿了绞了线钉的鞋帮子，他还蒙在鼓里睡大觉。

“嘻嘻嘻嘻……”我费尽吃奶的力气也忍不住，终于吃吃地